

正保野史

0 1 2 3 4 5 6 7 8 9 10

タイトル番号 : 0060

書名 : 正保野史

1冊

210.5



正保野史

曰恭睿古正保天皇。曰諱紹仁。謚曰後光明。後水尾天

皇第五子。

或曰第一子或云第四子

母曰繼子。稱壬生院。

或云京極局贈

左大臣藤原公基任女也。以寬永十年三月望。

或曰十日

生天皇于茵殿。天皇幼而風神岐嶷。玄鏡弘達。允明允

敏。維潛心問學。巧妙文藻。弱冠勅群卿曰。朕昧々思之。

兵。苟宰國家。撫黎庶者。不可不講習聖賢之道也。造次

不可駢役。心志于庸物矣。又若曰。老也佛也。雖詹々摩

如。可聞然亦維謔杵高尚誇誕之言。是崇是長。意思頗

類深遠。而謏陋乃尔。夫惟謏陋。故其為物。有体而无有

用也。兼体与用。而有之者。其惟儒氏乎。雖然。漢唐之學。則訛詘而已。至于窮理析義。錙銖不遺。邪則不如趙宋。程朱氏之學也。自今而後。群卿諸臣。其体朕心。講習討論。惟程朱之從。而曰咸庶有及。則我一人以懌。群臣僉曰。异哉。皇言。先聖有命。講論九經。一惟鄭孔二氏之襲。因循爲例。爲日多矣。今廢此。取彼。奈先聖之法。何。不可易也。上曰。吁。若又不聞知乎。仲尼曰。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程顥亦云。苟泥古而不能施諸今。拘名而廢其實。則陋儒之見。足以論治道哉。朕乃歷觀前世。聖主賢臣。其所以孜孜。願々。日惟不足者。果何與。豈非隨時損益。

而制其宜。舉其善。以遠不善邪。是以功業如彼。其大也。所貴於講學。其如此而已。故今朕誕告汝。豈敢墜先聖之命。夫惟對揚于先聖之明德。於自我作古也。何有嗟女思哉。群卿僉拜首曰。俞。朝廷於是乎始用新注。美應二年春正月。天皇聞布衣源素心通經。延見殿上。聽其講周易。恊旨。賜烏紗巾。素紗深衣。以朝制。不至三位者。不允昇殿。而素心得以處士進講。上常呼之。北白川三位入道。不名。禮遇優渥。多有書器之錫。素心父曰久輔。補宮內大輔。出雲國朝山鄉人。曰稱朝山氏。其先出自清仁親王云。素心字藤丸。号意林庵。幼而孤。勉厲嚮學。

受業於五山長老。及長會朝鮮人李文長來朝。文長素有儒名。就見而悅。師之。業愈進。靈聲升聞。故有斯命。或稱松永遐年。亦以布衣召講春秋云。天子若曰。嗚呼。中葉以降。皇道陵遲。流俗駸々乎汚下。以風藻雅尚相靡。至以伊勢源氏諸語。當拱壁而極矣。朝綱之解紐。職此之由。我上世聖主賢臣。有志于闡明教。致德化。敷仁政者。朝夕黽勉。倭歌是耽。是嗜。非我所聞也。而況於源語等。淫靡浮誇。可厭惡乎。朕不復欲見之也。遂不寘之坐側。菊亭公經季。至自江戶。獻冠棚手箱副焉。其施手管以堆漆繪。蓋係源語故事。上以故不悅而退之。經季終

身悔之。太上天皇素妙倭歌。當時群僚无出其右。天子嘗觀上皇宮會置酒。方酣。上皇曰。咨夫和歌者。神州之風習也。萬機餘暇。盍少留心焉。上對曰。諾哉。振古辭藻之裨益政治。我未能信也。上皇曰。何必其然。強之。闕宴而退。冷泉氏夕。帝乃使之獻和歌題一百。通宵吟詠弗措。天未白。而百首頌就。乃使藏人某獻諸上皇。上皇覽賞曰。不虞斐章之至於斯也。先是上皇不念。天子欲親覲之。召所司代板倉某命之。某奏曰。朝覲行幸非常禮也。非聞幕府之命。則不可。天子曰。若然則宜構長廊。自禁垣直接。姑射之宮。復道來往。何不可之有。遂構

長廊親觀焉。皇居恒愛宋人謝氏釋論語克己復禮云。克己須從性偏難忘所克將去之語。天資酷畏雷。因謂性之偏。蓋在于茲。一日烈風迅雷。命設倚子於簷外。仰天哈焉靜坐。以至其止。神色自若。上自此不復忌雷。天皇嘗闢溫明殿御重覽焉。見韓櫃有藏舍利數顆。頓蹙曰。嗟可惡哉。即棄之庭。侍嬪某竊使人藏諸泉涌之寺。云。上使酒過甚。諸大臣難諫之。一夕命宴。酒半。德大寺公公信入諫曰。沈酗傷德。多飲害生。可不畏也。陛下常以聖賢爲口實。以若所爲。求若所欲。不亦異乎。宜與夫其道及程朱之教。若不相似然。上勃然按劍而興。意

氣在不量。公信從容奏曰。蓋檀原天皇以降。聖子神孫陸續接踵。而親自誅戮其大臣。臣未之前聞也。雖然陛下幸容臣之狂妄。矯陛下之行耶。則臣也。雖身首異所。萬々无恨矣。臣之願也。群僚輔而麾之。上起而入。或謂德大寺公曰。公之言則當矣。公之志則難矣。惟敷奏不以時。敢批龍鱗。而寡未覲歡。公之失不亦多乎。公曰。否。不然。脫使宴飲過甚。則我心實悼。今也遽止。可謂幸而已。詰且天皇召小倉宰相曰。朕大慙德大寺氏矣。是以通夕悔恨。未嘗交睫。朕欲相見。溫言謝之。惟恐渠之不復朝。奈之何。宰相曰。公信夙業已朝。敢俟後命。上

乃進之曰。朕或公之言。悔朕之行。靜言想之。厚顏有愧。悵請矢自今之後。復將勺飲弗容口。因錫以劍銘曰。此書前夕所執物。故以錫公。所以記朕之過也。公信攬涕。首无言而退。天皇自此不復飲。帝嘗聖乎中世。學墜于市井。庶人習士。放恣橫議於朝野之典禮。以紊中乳先聖之法。當百寮朝集之日。大書其所蘊胸臆數語。以揭諸南殿。觀者股栗。又憂輓近大學諸寮。蕪廢不舉。曰。彝倫所叙。教化焉依。急務契焉。迺將欲下詔征夷府。悉復先聖之舊。議已定。而天崩地折。事終不遂。志士莫不痛憾焉。天子按万国輿圖。曰。今也。武人麻上下。非制也。衣服

无祛。雖夷貊弗爲也。且夫軍國之政。自武門出。我亦末如之何也。已。衣冠之非制。其謂万国何。若夫無已。則雖稽古改作。何其不可。又不悅孳領。皆有志于掃蕩而新之。上英武剛斷。天下。候伯以下。至群黎兒童走卒。聞其風者。靡然莫弗作興。民間或訛言。尾張紀伊常陸等藩。候有奉密旨云云者。美應壬辰。上勅供獸肉。有司進御。以狸內膳。正忌其不祥。不敢忍下手。屢使人代。皆不肯。終棄之。尋御清所火。延燒皇宮。上遽遷居于仙洞御所焉。於是天皇夢親駕赤龍。以上天。无幾病瘥。弗豫。征夷府聞之。使土井大炊。及擊人道朔。不覲。伏闕乞侍湯藥。



上不肯曰。朝有典藥某在於朕而足。何假手于外人。至  
大漸。大炊恐其得罪也。固請而奉之。天皇生十年。冊為  
太子。越一年元服。踐天皇之位。或曰寬永十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策為親王。二  
十年九月廿七日加元服。十月三日受禪。十月廿一日即天皇位。在位十有二年。乃登  
遐。春秋二十有二。實彙應三年九月廿七日也。或云十  
一月十五日。或云十月十五日。以禮葬于泉涌山陵。天下百姓皆如  
喪考妣。於是廷議處道朔于流。太上皇勅。殊從寬典。天  
皇初納左中將源重秀女孝子為妃。而无男。以故皇弟  
良仁親王立。是為後西院天皇。于是上皇悲慟。不自禁  
賦歌曰。乎里乎里乎。於毛比伊豆連波。久佐毛伎毛。美

流爾奈美陀能。佗年奈良奴可波。天子温而栗。老成人  
或以其務操舊弊過高。不太嗜倭歌。專心洛閩之學。恐  
先聖典常之終于不振。有諫之者。上諄々然誨之。辭理  
明晰。諸人不覺歎服。天皇若曰。以儒鳴世者。牛毛不翅。  
如夫祖述程朱氏。獨以藤原惺窩為宗。嗚乎。其功烏可  
沒也。寵錫御製序冠其文集。士林榮焉。嘗賦白牡丹曰。  
双枝白賁冷如水。料得丘園培養勤。植物猶知守孤操。  
世間豈毋箇人文。遠寺晚鐘云。宿雨空濛古梵宮。老僧  
歸去翠烟中。一聲彷彿疎鐘響。雲外夕陽秋意濃。四方  
拜曰。霜滿雲借天未曙。画屏銀燭照中庭。當時曾自幸



河上。千載綿方禮七星。古池云。池上塵埃人不掃。古槐  
疎冷老松濃。杜鵑寂寞呼昏黑。木槿蕭條引曉紅。細浪  
生時星暫夕。圓紋沒處雨濛濛。眼前愁殺眼前事。佇立  
迴垣思不窮。山家云。午睡覺無情。長吟登彼岵。雲收遠  
樹青。日落暮山紫。曉行云。千山如夢過。萬水滌懷行。林  
際曉風冷。雲間殘月清。其蜚藻煥炳多斯類。其在殯宮  
也。諸大臣皆率由舊禮。將荼毘焉。或有距親臣德大寺  
三條小倉諸公者。是以不得與於庭議。有鬻魚出入禁  
門者。呼八兵衛聞之。慟曰。嗚乎。聖天子。何天命之薄。可  
奈之何。生平之志。至死不奪。匹夫猶尚重之。況於萬乘

之君乎。荼毘蓋非道也。今夫大行行道德。闢邪說。疾浮  
屠之虛誕。最甚。而其送終猶從事於所介邪。小人所不  
甘心也。請敢百諫而止之。不能則死之。因奔走于仙洞  
後宮暨親王家卿百辟之門。號哭悲泣。敢請止荼毘。以  
從大行之志。又嚇泉涌僧徒曰。火化之不協。大行在天  
之靈也。昭々矣。此而莫止。則天灾地妖。何所不至。朝議  
偉之。遂從其言。蓋自藤原御寓天皇之後。一千有餘歲。  
朝廷於是乎止火葬焉。蒲生秀實曰。匹夫有志。何事不  
成。上之人而不爲。則所耻之甚。不亦善乎。其言之也。如  
夫八兵衛。可謂忠且仁矣。

贊曰嗚呼天祖未欲平治天下乎。既已降若<sub>下</sub>。而又不欲奪之。玄道竊惑焉。蓋自皇祖降。襲照臨于<sub>上</sub>。寓於<sub>上</sub>。殆五十年矣。雖道有興廢。時有污隆。然聖子神孫。克繼述天業。賢相名臣。勅典在朝。各奉皇職。奕世无敢失墜。是以仁澤洋溢于八表。萬古如一日。嗟盛哉。固不可<sub>下</sub>。與諸蕃全年而語也。恭惟

今上天皇。縱聖明。敷規模。曠遠風懷。大有爲之略。加以健剛勇智之德。順考神聖之道。恢弘天祖之業。玄道是以見<sub>下</sub>。非掃蕩五洲。包括八紘。使日月所照。天地所覆。載橫目之民。子來臣服。以朝貢于吾平安之京。則不息也。此

雖時運使然。峻德所致。自非天祖及正保皇帝在天之靈祐諸冥々之際。則焉能若是。嗟天祖豈其未欲平治天下焉哉。

文久二年春正月 草莽之臣矢野玄道敬誌

○ 余嘗讀正保遺事及山陵志。深感八兵衛之忠節。仰慕有年。今友人矢野氏。有正保野史之撰。其忠節真為不朽。不亦偉乎哉。因錄<sub>下</sub>。除所考索數事。以附卷尾。

忠夫七世之齋。現在京之九太町。富小路之東。世呼河內屋八兵衛。於久氏累世以貢御魚為業。嘗家于禁垣中。先是罹灾。家財蕩燼。故譜系絕。无傳云。僅傳忠夫享年六十又四。沒葬于京東大光寺。蓋先塋所在。續存斷碑。勒云。貞享五年戊辰十